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玉臺新詠箋注

上冊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玉臺新詠箋注

上

〔陳〕徐陵編

〔清〕吳兆宜注
程琰刪補

穆克宏點校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玉臺新詠箋注 下

〔陳〕徐陵編

〔清〕吳兆宜注
程琰刪補

穆克宏點校

責任編輯 雋雪豔

玉臺新詠箋注

yù tái xīn yǒng jiān zhù

(全 二 冊)

[陳]徐 陵編

[清]吳兆宜注
程琰刪補

穆克宏點校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18³/₄ 印張·1 插頁·307 千字

1985 年 6 月第 1 版 198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20,000 冊

統一書號: 10018·559 定價: 3.75 元

玉臺新詠卷第一

續學齋徐乃昌感書

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字孝穆撰

古詩八首

古樂府詩六首

枝乘雜詩九首

李延年歌詩一首并序

蘇武詩一首

辛延年羽林郎詩一首

班婕妤怨詩一首并序

宋子侯董嬌饒詩一首

漢時童謡歌一首

張衡同聲歌一首

秦嘉贈婦詩三首并序

秦嘉妻徐淑荅詩一首

蔡邕飲馬長城窟行一首

陳琳飲馬長城窟行一首

徐幹詩二首室思一首

情詩一首

繁欽定情詩一首

古詩無名爲焦仲卿妻作并

古詩八首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閤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燠燠歲歲暮螭蛄多鳴悲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違獨宿累長夜寢想見容輝良人惟古歡枉駕惠前綏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闌諒無鷗風翼焉得凌風飛眴眴以適意引領遥相睎

玉臺新詠卷十

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孝穆編

吳江吳兆宜顯令原注

長洲程琰東冶刪補

古絕句四首

按襍曲歌詞又齊云此卷甚佳四首更古雅

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

嚴羽

滄浪詩話此僻辭隱語也許顗彥周詩話藁砧何在言夫也山上復有山言出也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言

月半當

還也

日暮秋雲陰江水清且深何用通音信蓮花瑤瑤簪

菟絲從長風根莖無斷絕

周處風土記仲夏長風扇暑注此節東南常有風俗名黃

點校說明

《玉臺新詠》十卷，南朝陳徐陵編。徐陵（公元五〇七——五八三年），字孝穆，東海郟（今山東郟城縣）人。他「八歲屬文，十二通莊老義。及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①。在梁時，初爲東宮學士，後爲通直散騎侍郎。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五四八年），他以兼通直散騎侍郎的身份出使北魏，被扣留不讓回來。後入陳，歷任五兵尚書、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等職。陳後主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徐陵早年與父摛和庾肩吾、庾信父子出入梁太子蕭綱的東宮，寫作宮體詩，很受寵愛。因詩文綺豔，當時稱爲「徐庾體」。入陳以後，當時的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出自其手，被視爲「一代文宗」。他的文章「輯裁巧密，多有新意」^②，頗能改變舊體。著有《徐孝穆集》三十卷，今存六卷。

《玉臺新詠》是我國古代的一部詩歌總集。唐劉肅說：「梁簡文帝爲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浸以成俗，謂之宮體。晚年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③。據此，可知《玉臺新詠》（又稱《玉臺集》）編於梁朝。這一點，可以在書中找到證明，書中稱梁簡文帝蕭綱爲皇太子，稱梁元帝蕭繹爲湘東王，說明此書是在蕭綱爲皇太子、蕭繹爲湘東王時，大約是在梁朝末年編成的。但是，爲什麼書中題爲「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孝穆撰」呢？顯然這是後人所加的。劉勰的《文心雕龍》撰成於齊朝，書中却題爲「梁劉勰撰」，情況與此相同。至於書中梁武帝稱諡號、國號，邵陵王等書名，

也都是後人追改的。

梁朝的宮體詩盛極一時，當時不僅最高統治者蕭衍、蕭綱、蕭繹父子大量創作宮體詩，那些封建官僚也傾力寫作。《南史·梁簡文帝紀》云：「（簡文帝）雅好賦詩，其自序云：『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帝文傷於輕靡，時號『宮體』。《南史·徐摛傳》云：「（徐摛）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唐杜確《岑嘉州集序》云：「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爲輕浮綺靡之辭，名曰『宮體』，自後沿襲，務爲妖豔。」君主愛好，臣僚附和，這就造成了『宮體』所傳，且變朝野的局面。《玉臺新詠》就是在這種環境中產生的。

《玉臺新詠》的主要內容是寫閨情，所收的詩多數是豔詩，即宮體詩。徐陵在《玉臺新詠序》中說：「撰錄豔歌，凡爲十卷。」明胡應麟說：「《玉臺》但輯閨房一體④。」清紀容舒指出：「按此書之例，非詞關閨闈者不收⑤。」這是此書在內容上的特點。在宮體詩的作者中，蕭綱是有代表性的，本書收入他的詩竟達一百零九首之多，如《倡婦怨情》、《和徐錄事見內人作卧具》、《戲贈麗人》、《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美人晨妝》、《詠美人觀畫》、《詠內人畫眠》、《春夜看妓》等詩，都是典型的宮體詩，反映了當時統治階級荒淫的生活。他們的詩以華美雕琢的形式掩蓋淫靡、放蕩的內容，實在是詩歌的墮落。《隋書·文學傳序》斥爲「亡國之音」，不是沒有道理的。這種詩風延續到陳、隋，以至初唐，影響是惡劣的。然而，我們還應該看到，本書中有不少詩並非宮體詩，只因「篇中字句有涉閨幃」⑥，雖內容全不相干，也被收錄，因此收入了不少優秀詩篇。例如《日出東南隅行》，揭露了封建官僚的荒淫無恥的面目，塑造

了一個堅貞美麗的婦女形象。《羽林郎》歌詠一個胡姬拒絕金吾子的調戲和引誘，表現了她反抗強暴的精神和堅貞不屈的品格。《怨詩》以扇比喻女子，反映了封建社會婦女的不幸的命運。《皚如山上雪》寫一個女子對負心男子表示決絕，指責那個男子只看重金錢，而不看重愛情。《上山采蘼蕪》寫一個棄婦的哀怨，反映了封建社會婦女被壓迫的地位。《古詩爲焦仲卿妻作》敘述漢末廬江小吏焦仲卿和妻子劉蘭芝，因受封建禮教的壓迫而致死的悲劇，揭露了封建禮教吃人的罪惡，歌頌了他們的反抗精神。這些優秀詩篇都是人們所熟悉的。此外，書中還選錄了枚乘、張衡、曹植、阮籍、左思、鮑照、謝朓等著名詩人的作品以及其他一些佳作。這是《玉臺新詠》的主要價值所在。

《玉臺新詠》還有幾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一、在中國文學史上，漢魏六朝的總集、別集流傳下來的很少，許多詩歌都失傳了。《玉臺新詠》是《詩經》、《楚辭》以後最古的一部詩歌總集，它爲我們保存了大量的詩歌資料。例如本書選錄了較多的樂府詩，這對保存梁朝以前的樂府詩起了一定的作用，像《古詩爲焦仲卿妻作》這樣的名篇，正是由於本書選錄才保存下來的。另外，如曹植的《棄婦詩》、庾信的《七夕》，其本集皆失載，也因被選入本書而免於失傳。這是十分可貴的。以《玉臺新詠》和略早的《文選》相比較，《文選》這部詩文總集，它兼收詩文，因此所收的詩歌數量較少。《玉臺新詠》專收詩歌，選錄詩歌達八百七十首之多，這樣，《玉臺新詠》就更值得我們重視了。

二、由於《玉臺新詠》成書在梁朝，當時編者能够見到的古書，後來有許多已散失了，所以今天我們

可以用它來校訂其他古籍。如蘇伯玉《盤中詩》，馮惟訥的《古詩紀》把它定爲漢詩，本書列在晉代。又如古詩《西北有高樓》等九首，《文選》無作者姓名，本書認爲出自枚乘。《飲馬長城窟行》，《文選》亦無作者姓名，本書歸於蔡邕。諸如此類，皆可資考證。

三、《玉臺新詠》專選歌詠婦女的詩篇，這種選本在當時是沒有前例的。又《文選》不選錄生存者的作品，而《玉臺新詠》六、七、八三卷所選都是當時文士的作品，這種做法也不同一般。還有，《詩經》的詩篇按風、雅、頌分類，《文選》所選錄的詩文按體裁分類，而本書所收的詩篇，却以時代順序排列，不同於過去的總集。這是《玉臺新詠》的一些新的特點。

四、本書所收齊梁時代的一些宮體詩，在聲律、對偶、用典等方面已經相當成熟，這些對唐詩的發展有直接的影響。另外，本書卷九主要是選錄七言歌行，卷十全部是五言二韻的古絕句，這對後世的七言詩創作和唐代絕句的發展也都會有一定的影響，同時，對我們研究漢魏六朝的七言歌行和古絕句也都提供了一些方便。

總之，《玉臺新詠》對我們研究漢魏六朝詩歌是頗有參考價值的。

《玉臺新詠》的刻本，宋以後是比較多的^⑦。但是，注本只有吳兆宜一家。吳兆宜的箋注本引證頗博，箋注詳贍，只是有時繁而無當，又常常以後代的書注前代的事，也不盡允當。雖然如此，它對我們理解作品還是有一定幫助的。至於他把每卷中明代人濫增的作品退歸每卷之末，注明「已下諸詩，宋刻不收」，這是很可取的。據《四庫全書總目》記載，此書當時只有鈔本流傳，尚無刻本^⑧。至清乾隆三

十九年，才有程琰刪補的吳兆宜箋注《玉臺新詠》刊行。程琰的刪補本做的工作是「譌者悉正」，「刪繁補闕」和「參以評點」，當時有人稱之爲「善本」^⑨。本書即以乾隆三十九年刊行的程琰刪補本爲底本。程琰刪補本的原文據明趙均小宛堂覆宋本，與明嘉靖徐學謨海曙樓刊本校對同異。這次，我們又校以趙均小宛堂覆宋本《玉臺新詠》（簡稱趙氏復宋本），參校了五雲溪館本《玉臺新詠》（簡稱五雲溪館本）、紀容舒《玉臺新詠考異》（簡稱紀氏《考異》）、鳴沙石室影印敦煌唐寫本《玉臺新詠》（簡稱唐寫本）、《太平御覽》、《藝文類聚》、《文苑英華》、《初學記》、《文選》、《樂府詩集》、《古樂府》、《古文苑》、《古詩紀》等書。在校勘中，凡是有參考價值的異文，皆出校記，能够斷定訛誤的，均在校記中注明，不逕改原文。紀氏《考異》參考了《玉臺新詠》的各種版本和一些書籍，詳加考辨，訂正了宋、明諸本的不少錯誤。近人徐乃昌的《玉臺新詠校記》參考衆本寫成，用力甚勤。這兩部著作在《玉臺新詠》的校勘上很有成績，本書的校勘記參考了他們的校勘成果。凡原本標注「一作某」者，有的已查明其所據版本，則重新寫入校勘記，其餘則仍存一作。注文部分，與清光緒五年宏達堂刻本、掃葉山房石印本（一九一五年版）、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本、世界書局排印本（一九三五年版）等幾個通行的本子對讀一次^⑩。在查閱了大量的注文所引用的書籍之後，我們發現注文錯誤竟達一百八十餘條。這些錯誤，各本大致相同。而有的錯誤是相當嚴重的，例如：卷二傳玄《秋蘭篇》注引《離騷》云：「秋蘭兮蘼蕪，羅生兮堂下。」這裏的「離騷」應作「九歌」。卷九秦嘉《贈婦詩》注引《說文》云：「啾唧，小聲也。」《說文》應作「廣韻」。吳均《行路難》二首注引《離騷》云：「矢交墜兮士爭先。」《離騷》應作「九歌」，沈約《歲暮愍衰草》注引《離騷》云：「靡

萍九衢。「離騷」應作「天問」。這是引文的題目搞錯了。又如卷一《古詩八首》注引郭璞《贊》云：「藤蕪香草，亂之茶床，不懼其貴，自烈以芳。」「香」應作「善」，「茶」應作「蛇」，「懼」應作「隕」，「貴」應作「實」，「烈」應作「別」；《古詩爲焦仲卿妻作》注引李尤《正陽城門銘》云：「平門督月，午位處分。」「正陽」應作「平」，「月」應作「師」，「分」應作「中」；卷六吳均《梅花落》注引高誘《呂氏春秋注》云：「西交風曰飈風。」「高誘《呂氏春秋注》」應作「呂氏春秋」，「交」應作「方」，「飈」應作「颶」，又引吳均《周承未還重贈》云：「蓬姿霜雪來。」「霜雪來」應作「浮霜采」；卷七皇太子《紫駟馬》注引《莊子》云：「天下馬有成林，若亡若失，若喪若一。」「林」應作「材」，「亡」應作「卹」，「若一」之「若」應作「其」；卷八劉孝威《怨》注引《戰國策》云：「解絳衣之幕之。」「絳」應作「紵」，「之幕」應作「以罽」；卷九梁武帝《遊女曲》注引崔駰《上錄》云：「飛閣重樓。」「上錄」應作「七依」。這是鈔刻錯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對這些明顯的錯誤，我們都予以改正。限於水平，這次點校，可能還有不少疏漏和錯誤，歡迎讀者和專家們批評指正。

本書在點校過程中，中華書局文學編輯室的同志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並補輯序跋二十八篇作爲附錄，爲本書增色不少，謹此致以謝忱。

穆克宏

一九八三年九月

①②《南史·徐陵傳》。

③《大唐新語》卷三。

④《詩薮·外編》卷二。

⑤⑥《玉臺新詠考異》卷九。

⑦參閱《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十九。

⑧《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四八《庾開府集箋注十卷》條云：「兆宜，字顯令，吳江人，康熙中諸生。嘗注徐、庾二集，又注《玉臺新詠》、《才調集》、《韓偓詩集》。今惟徐、庾二集刊板行世，餘惟抄本僅存云。」

⑨見本書阮學潛跋語。

⑩近成都古籍書店出版的吳兆宜注《玉臺新詠》是根據世界書局排印本影印的。

玉臺新詠序

案：王逸《九思》：登太乙兮玉臺。晉陸機《塘上行》：發藻玉臺下。注：玉臺，以喻婦人之貞。

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孝穆撰

按：《陳書·徐陵傳》云：太建三年，遷尚書左僕射。後主卽位，遷太子少傅。《大唐新語》云：梁簡文爲太子，好作豔詩，境內化之。晚年欲改作，追之不及，乃令徐陵撰《玉臺集》以大其體。檢此，則是書之撰，實在梁朝，可以明証。署名如是，明是後人所加也。又：此書陵在梁朝所纂，銜名乃後人所加，卽以陳代所歷官階題之，亦無不可。但陵官終于中書監，不終于尚書左僕射。攷陵末年所加之階及兼領之官職，應全書之云：「陳中書監、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方爲完全，然舊本相沿如此，今姑仍之。

夫一無「夫」字。凌雲概日，由余之所未窺，千門萬戶，張衡之所曾賦。周王璧臺之上，漢帝金屋之中，玉樹以珊瑚作枝，珠簾以玳瑁爲押，按：舊本作「匣」。其中有麗人焉。其人也，一無「也」字。五陵豪族，充選掖庭，四姓良家，馳名永巷。亦有潁川、新市，河間、一作「涇」。

觀津，本號嬌娥，曾名巧笑。楚王宮裏，一作「內」。無不推其細腰，衛一作「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閱詩敦禮，豈一作「非直」。東鄰之自媒，婉約風流，一有「無」字。異西施之被教。弟

兄協律，生按：一作「自」。小學歌；少長河陽，由來能舞。琵琶新曲，無待石崇；箜篌雜引，非關一作「因」。曹植。傳鼓瑟於楊家，得吹簫於秦女。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畫出天仙，關氏覽而遙妬。至如按：一作「乃」。東鄰巧笑，來侍寢于更衣；西子微顰，得一作「將」。橫陳於甲帳。陪遊馭娑，騁纖腰於結風；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妝鳴蟬之薄鬢，按：一作「髻」。照墮馬之垂鬢。反插金鈿，橫抽寶樹。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燕脂，一作「支」。偏開兩靨。亦有嶺上仙童，分丸魏帝；腰中寶鳳，授曆軒轅。金星將一作「與」。婺女爭華，麝月與一作「共」。嫦娥競爽。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珮。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言異神仙，戲陽臺而無別。真可謂傾國傾城，無對無雙按：一作「無雙無對」。者也。加以天時一作「精」。開朗「三」，逸思雕華，妙解文章，尤工詩賦。瑠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清文滿篋，非惟芍藥之花；新製連篇，寧止蒲萄之樹。九日登高，時有緣情之作；萬年公主，非無累按：一作「誅」。德之辭。其佳麗也如彼，其才情也如此。既而椒宮一作「房」。宛轉，柘館陰岑，絳鶴晨嚴，銅蠡晝靜。三星未夕，不事懷衾；五日猶賒，一作「餘」。誰能理曲。優游少託，寂寞多閑。厭長樂之疏鐘，勞中宮之緩箭。纖腰一作「輕身」。無力，怯南陽之搗衣；生長深宮，笑扶風之織錦。雖復投壺玉女，爲觀一作「歡」。盡於百驍；按：一作「嬌」，非是。爭博齊姬，心賞窮於六箸。按：一作「著」。無怡神於暇景，惟屬意於新

詩。庶按：一作「可」。得代彼皋按：本集作「萱」。蘇，微蠲愁疾。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散在鴻都。不籍篇章，無由披覽。於是，燃脂瞑寫，弄筆一作「墨」。晨書，撰錄豔歌，凡爲十卷。曾無忝於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於是，麗以金箱，裝之寶軸。三臺妙迹，龍伸螭屈之書，五色花箋，河北膠東之紙。高樓紅粉，仍定魚魯之文；辟惡生香，聊防羽陵之蠹。靈一作「雲」。飛太按：一作「六」。甲，高擅玉函；鴻烈按：一作「列」。仙方，長推丹枕。至如青牛帳裏，餘曲既按一作「未」。終；朱鳥窗前，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散此綰繩，永對翫于書帷，長循環於纖手。豈如鄧學《春秋》，儒者之功難習；竇專一作「傳」。黃老，金丹之術不成。因一作「固」。勝西蜀豪家，託情窮於魯殿；東儲一作「臺」。甲觀，流詠按：一作「比興」。止于洞簫。變彼諸姬，聊同棄日，猗歟彤管，無或譏焉。一作「麗矣香奩」。

按：《奇賞》云：「繡口錦心，又香又豔，文士浪稱才情，顧此應愧。又齊云：雲中彩鳳，天上石麟，即此一序，驚才絕豔，妙絕人寰。序言「傾國傾城，無雙無對」，可謂自評其文。○序文舊有注，今因徐箋中吳注有專刻，茲不更錄。」

〔一〕紀氏《考異》：「四句與下文不屬，疑有脫落。」

〔三〕「時」，《文苑英華》作「晴」，紀氏《考異》、今本《藝文類聚》均作「情」。紀氏《考異》：「案魏書·崔光傳：『天情沖謙，動容祇愧』，《齊書·王文殊傳》曰：『婚義滅于天情，官序空于素抱』，庾信《譙國夫人步陸孤氏墓誌》曰：『敬愛天情，言容禮典』，則「天情」二字本南北朝之習語，蓋訛「情」爲「晴」，又訛「晴」爲「時」耳。」

考訂姓氏

長洲彭啟豐芝庭	天台齊召南息園
華亭張鳳孫寶田	嘉定錢大昕辛楣
嘉定王鳴盛西莊	長洲吳泰來竹嶼
休寧汪啟淑秀峯	吳縣沙維杓白岸
丹徒王文治夢樓	建水李鳳彩五峯
南豐邱 漣悔菴	元和陳初哲永齋
吳縣陳樹華治泉	長洲李 棻滄雲
長洲蔣業晉立崖	嘉定王鳴韶鶴谿
休寧吳 賢魯齋	吳縣吳 俊蠡濤
元和顧宗泰星橋	青浦陸伯焜璞堂
蒲城雷國楫松舟	元和蔣麟書香涇
丹徒茅元銘耕亭	長洲顧紹祖東橋